



血腥魔窟

(日)

大藪春彦

延边人民出版社

窟魔腥血

大藪春彦 著

血腥魔窟

(日)大藪春彦 译者:流沙

*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 688 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0 毫米 1/32 10.75印张 字数:280千字

1992年5月第一版 199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

ISBN 7—80580—294 4/D·158

定价:5.6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篇极其惊险离奇，情节曲折的故事。

训练有素的刑警仙波还没醒过味来就被人莫名其妙地一次又一次地拐骗、袭击、焚烧住宅。他在无意中获得一份标明暗藏巨大财富的地图。匪徒们为了独吞财宝对他追逼不舍。他一次又一次陷入魔窟，一次又一次死里逃生。

作者大藪春彦用写实的笔触描绘了魔窟里的匪徒血淋淋的罪行，肆意蹂躏女性，施暴轮奸，像豺狼一样任意取东，以及被污辱的女性在淫威下的种种遭遇。这里有体态丰美的女博士，色相迷人的杀人犯妻子，柔媚似水的女匪徒。刑警、匪徒与女人间一次次婚合，形成了极其复杂心理变化，造成了一次又一次追杀与逃亡。

目 录

第一章	异常值.....	(1)
第二章	黑手	(21)
第三章	拷问	(58)
第四章	三角点	(83)
第五章	真田秘纹.....	(107)
第六章	重水.....	(132)
第七章	殊死搏斗.....	(187)
第八章	奇怪的证记.....	(233)
第九章	洞窟.....	(257)
第十章	涅槃.....	(281)

第一章 异常值

(一)

发现这架轻型飞机漏油，是在盛冈市以北 60 公里二户郡的安代上空。

此时，飞机正由十和田湖往南，朝盛冈方向飞去。

“这下可糟啦！”

机长田冈眯着仪表嘟哝道。

这架飞机是由北海道起飞的，然后从青森南下，来到了十和田湖上空。飞机灌满了汽油，可以连续飞将近 1000 公里，到东京应该说不成问题的。

谁知无意中一瞅，仪表的指针差不多跌落了一半。

“嗨，不要紧吗？”河井问道。

河井对于飞机是一窍不通，问话时脸色发青。

“不知道。”田冈的脸色也差不多。

漏油的原因不得而知。飞机是经过认真检修的。这架飞机旧是旧了点，可是会发生如此重大的意外事故，则有点难以想象。

可是，燃料确定是在不断地减少，不可以认为是仪表出了毛病。

“你打算怎么办？”河井俯视着飞机下方。

飞机下方是绵亘的奥羽山脉，呈现着一派初秋时节的景色。山连着山，很难找到一块象样的平地。

“我来观察一下地形。”田冈降低了飞机的高度。

“你打算迫降！这办得到吗？”河井尖声问道。

“你慌什么！”

田冈将机头对准了国家公路 4 号线，一边凝视着仪表。

“乱嚷嚷顶什么用呢？紧要关头，那只有找块庄稼田迫降啦。危险是有的，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可以对付。”

田冈的声音硬邦邦的，他的身体似乎也已经僵硬，那脊梁骨就象是钢铸就的。

河井不再吭声。他手脚发硬，额头流着冷汗，攥着安全带的指头在微微颤抖。

飞机径直朝国家公路4号线飞去，公路上的汽车象蚂蚁似的一辆接着一辆。田冈闷不吱声地驾驶着飞机，沿着4号线朝南飞去。他在降低飞机的飞行高度，现在已经不到300米了。此刻公路上的汽车，看上去已象黄豆般大。

“可以降落在国家公路上吗？”

“胡扯！这怎么行呐？”

“那就得找个机场……”

他本来还想往下说，可是由于喉咙抽筋，一下子说不出来了。

田冈没有答理他，还是保持着沉默。

河井浑身冒汗，胸口发闷，呼吸困难。

机上谁也没有再吭声。

河井实在憋不住，竟悲鸣起来。

“好象有点办法喽。”田冈止住了河井的悲鸣。

“真的！”

“从仪表指针的跌落情况看，再飞200公里是不成问题的。”

田冈言不由衷地说，眼睛还是盯着仪表盘。

“机场呢？”

“最近的是官古，离这儿约莫100公里。”

“能坚持到官古吗？”

“保管没有问题，只要情况不进一步恶化。”

“情况会恶化吗？”

“不知道。”

田冈将飞机拐向左边。飞机就象要坠下去似的，往左倾斜得很

厉害。飞机离开4号线，朝北上高地飞去。从倾斜的舷窗望出去，北上高地象是朝天空翘起了一角。

“越过北上高地，直飞宫古机场！”

“还是往回飞吧。往回飞到三泽机场不是更近吗？”

“不，三泽机场远。还是飞往宫古吗，请不要担心。会有办法的。”

“飞过北上高地，来到了海洋上空怎么办呢？”

“到了海洋上空，万一出事，那总有办法可想的。”

“保在我身上，准保飞到宫古。”

飞机开始爬高。

“准保？真的能飞到宫古机场？”

“我不是说过保在我身上了吗？！”田冈的声音有点粗暴。

“哦……”河井缄口不语了。

今生今世不想再乘飞机了。——哼，这种破飞机！河井在心中诅咒着。

这架轻型飞机，属通商产业省所有，确实已经破旧不堪。若在私人企事业单位，这么老式的飞机，早就报废了。

河井将视线移向了窗外，紧挨着舷窗的就是机翼。那银光闪闪的机翼显得很轻薄，简直象一张薄薄的铝片。机翼在风中颤抖着，仿佛马上就要与机体分离，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过飞机还保持着300米的高度，在作人工操纵飞行。发动机发出了轻快的声音。

——我应该相信……河井思忖道。他并非相信田冈，而是相信这架破飞机。

破飞机也在拼命地飞着。倘若说三道四或恶毒诅咒，那就会弄得它不高兴的。还是向正在拼命地飞行的飞机祈祷吧：希望你好歹坚持下去！

“总算度过难关了。”

田冈拿起了话筒，开始向仙台机场，接着向宫古机场呼叫，提出了紧急着陆的要求。

“据说宫古一带天空晴朗。这下可好啦。”

宫古机场是个地方性机场，没有雷达导航系统。由于得靠人工操纵，因此只能听凭气象条件。气象条件不好，就不能起飞和降落。

“好哇！”河井舒了一口气。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方才自己一直耸着肩，浑身的肌肉就象上了冻似的，硬邦邦的。

飞机顺当地在北上高地的上空飞行。

河井无意中瞥了一眼脚边的闪烁计数管，随即拧了一下开关。

机身下面是光秃秃的北上高地。这片不毛之地被人称做“陆上孤岛”，也有人称它为“岩手的西藏”。

这架轻型飞机，是专门用来进行空中探矿的。河井是通产省地质调查所的主任技术员，是一个所谓的“老勘探”。他在早稻田大学专攻地质学，后来又在法国留学了两年光景，为的是掌握勘探铀矿的专门知识。

勘探铀矿，一般有“飞机勘探”，“汽车勘探”和“踏勘”之分。

飞机勘探，那就是从空中进行勘探。在轻型飞机上装载闪烁计数管，然后作 300 米以下的飞行。

倘有矿床露头，那闪烁计数管就会作出反应，并开始进行记录。

飞机勘探认为有希望的话，接下去就是用汽车进行勘探。倘若同样认为有希望，那就进行踏勘。这些就是所谓的“老勘探”的工作。

翻山越岭，将所有的山都踏勘一遍。

这时，闪烁计数管开始工作，所作出的反应被画成曲线记录下来。

河井对闪烁计数管的反应并不感兴趣，因为北上高地是没有放射性反应的。从地质上说，覆盖该高地的，是第三世和先第三纪的酸性岩，还有就是古代的黑云母片岩。

迄今，原子能燃料公司曾进行过多次调查，差不多都没有发现什么反应。

河井方才拧开闪烁计数管的开关，只不过是出于一种习惯，何

况，他真想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因为飞机虽然飞得很平稳，可是安全不能说已经有了保障。

波形曲线单调地在记录纸上重复着。如果测到了放射性，那么单调的波形曲线就会出高岭和深谷。

“下面有一条国家公路，好象就是 281 号线。照这样笔飞过去，就是早坂高原。早坂高原的右边理应有个岩洞水库。那水库是个目标。到了那里，官古近在眼前了。直线距离 60 公里——”

田冈看看航空地图，又瞧瞧窗外。

受了田冈的感染，河井也朝窗外眺望。国家公路东西向穿过北上高地，那条公路是从久慈通往盛冈的。

眺望了一会儿后，他的视线重又回到闪烁计数管上。

出现在记录纸上的还是单调的波形曲线。

河井怔怔地瞅了几分钟记录纸，正想再度眺望 6 窗外。突然，他的视线被记录纸吸引住了。

原来，记录纸上的曲线出现了跳跃，形成了一连串的高岭。

“这儿是什么地方？……”河井慌不迭地问田冈。

“确切的不知道，不过马上就是早坂高原了。现在，右边应该出现岩洞水库了。”

“是吗？”

河井的视线重又回到了曲线上。这时曲线上就没有再出现高岭。

(二)

10月2日。

暮秋时节的北上高地，黄昏时分已寒气逼人。

河井保雅和尾形宏重隔着篝火，相对而坐。两人都不太高兴。

进入北上高地，今天已是第7天了。

尾形宏重是原子能燃料公司所属的探矿技术人员，正式的称呼是地质工作者。他与河井年龄相仿，也是 35 岁左右。

192690

他进入海外铀资源开发公司后，在尼日尔找了几年矿。现在转到了原子燃料公司，在国内探矿开发部供职。

粮食已经告罄，明天早晨得下山了。

“归根结蒂，看来是花岗岩断层之类的射线，要么就是钍或镭入出的伽玛射线。”

尾形烤了几个芋头。那是在册上找到的不知什么植物的球根，形状象地瓜。他不知道能不能吃。可是，由于肚子饿了，粮食又告罄了，结果在午饭时，把剩下的吃了个光。

只有威士忌还有。他是就威士忌尝那个芋头的。

在山里奔波，是尾形和河井的职业。在山野自生自灭的植物中，有哪些吃了会中毒，他俩基本上知道。

只要能充饥就行啦。

“不知道。”河井半天才搭腔。他也在烤芋头。

他俩是根据在空中探矿中发现的放射性曲线，前来探矿的。在吉普车上，也装载着闪烁计数管。

大体的位置已经掌握，那就是过了国家公路 281 号线，还有几分钟的距离。当时田冈驾驶的那架轻型飞机，时速为 180 公里。

计算一下那段距离，估计在国家公路 281 号线与早坂高原之间。那一带，有三巢子岳、茶臼台山、森山和毛无森山等好几座千米左右的山紧挨在一起。

在 3 天中，吉普车将所有的路都走了一遍。这就是汽车勘探，是最轻松、最可靠的探矿方法。人形岭的铀矿，也是这么发现的。

可是，3 天的吉普勘探，以失败而告终，无论在什么地方，闪烁计数管都没有反应。

不过，不能因此而灰心丧气，因为在空中勘探时，端的测到了放射线。虽说吉普车没有发现，但不能悲观失望。吉普车只能在有路的地方行驶，而路不是什么地方都有的，——特别是北方高地，那里的路很少。

那就只能步行了，这就是所谓踏勘。

于是，河井和尾形带上了小型闪烁计数管，进入了北上高地。

他俩依靠五万分之一地图和指南针，在没有道路的野地里踏勘。吃地质勘探饭的人就是这样，背上几天的口粮，带上睡袋，在野外到处奔波。

一旦闪烁计数管测到了放射性，接下去就开始追踪矿脉。首先是测定其周围的水中镭的含量，因为铀很容易溶解在水中。

然后是焚烧植物的叶子，在含铀的地区，铀会被植物吸收，积累在叶子中。从叶子烧成的灰中，可以测定铀的含量。

如果有希望的话，那就要进行地质调查。譬如说，调查水的流向、粘土层、砂粒层和断层的方向等，主要是针对峡谷进行调查。

由于铀很容易溶解在水中，所以如果对水的流经场所和地质状况进行调查的话，那就有可能发现铀沉积的地方。

倘若地质调查也有希望，那就要进行钻探了。最后一步是以峡谷为中心，前后左右相隔五米左右，钻 300 到 400 个孔；孔的深度在 1000 米左右。这样，就能知道矿床的厚度、含量、品位、方向和倾斜度等。

对此，必须花费巨额资金。

不过，探测铀矿得持续进行下去。地球上的石油，30 年后即将告罄。石油告罄后的燃料，就只有铀了。

世界上的国家，为了生存下去，都在拼命地寻找铀矿。不仅在本国，而且还到其他国家去寻找呢。

日本也不例外。

几十个地质工作者，分散在他国各个角落，正在默默无闻地继续着铀的探测。

国民对此不得而知。

在日本，有不少人一听到铀，就会作出强烈的反应——坚决反对！

河井认为，这些人简直幼稚透顶。可是，发火顶有什么用呢？

对于吃地质饭的河井来说，寻找铀矿就是他的一切。

在作空中勘探时，计数管曾经有过明显的反应。迄今，整个北上高原地被人们忽视了。可是，那里确实使计数管发生过明显的反应。

河井想，也许是矿床的露头吧。人形岭是一处露。当吉普车驶过时，闪烁计数管的反应颇为明显。哟，莫非人形岭整个儿就是个铀矿。

不过，在7天的踏勘中，闪烁计数管始终保持着沉默。

也许正象尾形所说的那样，是花岗岩放出的放射线。巨大的花岗岩绝壁之类耸立在一起，那中间的放射线量就相当大。当飞机飞临该地上空时，机上的闪烁计数管就会发生强烈的反应。不过，也有可能是镭或钍发出的伽玛射线。即命名是伽玛射线，河井和尾形也尚未走到那个地方呢。如果走到的话，闪烁计数管肯定能测出来。

“咱们休息二、三天再来吧。”河井把芋头翻了个身。

在找到发出射线的地方前，即使要花费几十天或几个月，也不能把踏勘工作停下来。这就是吃地质饭的人就有的态度。一般认为国内已不存在有希望的铜矿，如果在这北上高地还有一个，那该……河井曾经这么梦想过。

使他产生这种梦想的是，是那架轻型飞机的漏油故障。那天，要是运气不好，怕已经一命呜呼，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在这生死关头，闪烁计数管居然发现了强烈的放射能。

飞机如果不发生故障，是不会去那条航线。说起来，这个发现还是拿性命换来的呢。

河井在思忖吃地质饭的人的遭遇。这起偶然事件，将引出一段可怕的遭遇。

“好吧，休息他二、三天！”尾形也赞同这么安排。

即使是镭发出的伽玛射线，反正不找到发射源就不能打退堂鼓。他在等芋头烤熟，边喝着威士忌酒。

“肚子饿啦！”尾形发出了不安的声音。由威士忌造成的醉意，更加加剧了饥饿感。

“烤好啦，味儿多香哪！”

芋头约有两个拳头那么大，烤得软软的、鼓鼓的。

河井拿起一个芋头。

起风了。一会儿，太阳开始下山了。火星儿被风一吹，往四下里飞散开去。

河井咬了一口芋头，他打算先尝尝看，要是嘴巴发苦或舌头发麻，那就丢掉。

谁知味很好，类似于百合，但比较淡。河井大口大口地吃着。

尾形也在吃，尽管刚烤好，但他的舌头并不觉得烫。

“这可跟吃肉一样哪！”尾形愉快地说道。

炖得烂熟的猪肉，放入口中，也并不觉得烫。

“这次带他十天光景的口粮来。”

尾形囁囁威士忌，吃吃芋头，一副尽满意足的神情。

芋头很快没有了。

“不过，怎么说呢？尽管这样，也比在尼日尔的山上转悠强嘛！”

尾形往火堆里添了几根枯枝。

一会儿，火就旺了起来。突然，尾形发觉在通红的火焰中，有一双眼睛在闪闪发光。

“豹子，危险！”尾形喊道。他仿佛觉得火焰已经烧到了自己的大脑，只感到一阵头晕。

河井也看到了一双闪亮的眼睛。河井看到的不是豹子，而是一只类似猴子的动物。隔着火焰，可以看到它那目光灼灼的眼睛。

“当心，有只怪物！”河井握紧了手中的登山冰镐。

“来啦！”尾形吼叫了起来。

在火焰中，豹子蹲着，摆出准备跳跃的架势。尾形握着登山冰镐。

火焰一下子出现了个豁口，火星四溅，只见一只背上已经着火的豹子，从火焰的豁口中跳将出来。

“浑蛋！”尾形不顾一切地挥舞着登山冰镐。

只听见“嘎”的一声，登山冰镐打到了不知什么东西上。尾形手臂发麻，登山冰镐掉到了地上，他使用膝盖顶。

“你干什么呀？”

眼前站着的，居然是河井。

河井的脸被火焰映得通红，皮肤在抽动着，脸也变歪了。河井举起了登山冰镐，马上准备劈下来。

尾开拣起了掉在地上的冰镐，往横里一扫。只听得河井发出了一声惨叫。

河井被砍断了左臂。

类似猴子的怪物，拿着冰镐猛扑过来。突然，那只猴子似的怪物，回复成了尾形。不过，那只是一瞬间的事。猴子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双猛扑了过来。

河井发出了一声惨叫，夺路而逃，边逃边回头张望。猴子不见了，在后面追赶着的，居然是几个小人国里的小人。

“救命哪！”河井大声喊道。

河井在前面逃，尾形高举冰镐在后面追。他们的身后，是一堆在风中熊熊燃烧着的篝火。

太阳下山了。山脊象在燃烧似的，显得红彤彤的。

(三)

河井保雅逃得不知去向。

小人国里的小人们追赶了一阵子。

这几个人长得怪模怪样的，每个人都背着一团火。不，其实他们本身就是一团火，他们是小火人哪！

这些身高不到30厘米的小火人，一边追赶，一边还在嘴里嚷嚷着。不知道他们嚷的是哪个国家的话。

河井觉得，他们的话似乎在自己的脑海深处回响。

自己的脑海深处，估计有个火焰国，那里有一片大火正在熊熊

燃烧。夜色被火焰染得通红。那是个遥远的国家，有着无限距离的国家。河井在无限距离上飞奔，耳边不时传来小人们的喊叫声。

河井拼命地奔跑着。

他不认为这是幻觉。怎么能认为这是幻觉呢？太阳已经下山，红色的夕阳将森林染成了一片绛红。不过，那夕照没照临大树下的草地，那里是黑糊糊的。幸好，脚下的路还分辨得清。在这暗蒙蒙的暮色中，小火人嚷嚷着，继续在追赶河井。

冰镐不知在什么时候掉了。河井觉得左臂沉甸甸的，已经麻木。那是方才被那只巨猴咬伤的。他没有顾得上包扎伤口，御寒服里粘糊糊的全是血。

现在，左臂已经失去了知觉，只有沉重的感觉。

逃遁中，河井突然起挂起尾形宏重来了。可是，随即又将他忘了。

不知道跑了多少路，河井侧耳一听，小人们的喊叫声已经消失了。

他回头一看，不禁发出了一声绝叫。

原来，小人们已经不见踪影，而那只巨猴却站在自己的背后，浑身裹着火焰。巨猴想抓住他。一伸手，只见黑暗中火星四溅，有金色的，银色的。

河井仰天一跤摔倒在地上，他已经绝望了。巨猴伸出火星四溅的手臂，向他猛扑过来。

繁茂的灌木丛中，向起了枝叶断裂的声音。河井的身体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翻了个身。

突然，身体下面的地面消失了。河井再次发出了惨叫。他觉得自己好象被什么东西吊在空中似的。

身体还在往下掉，河井意识到自己正在掉向一个无底的深渊，而自己发出的惨叫，还幽幽地残留在上方。

这时，河井的身体不知撞在什么东西上，翻了个身，然后沿着斜坡，骨碌碌地滚了下去。

他伸开身脚，总算止住了滚落。突然，上面传来吧哒吧哒的脚步声。这脚步声很沉，好象是巨兽发出的，正在朝下面走来。

河井用手往四周摸索了一下，四周一片漆黑。那沉重的脚步声正在渐渐逼近。黑暗中，他的手没有触摸到任何东西。

他想御寒服的口袋中有一只手电筒，于是取了出来。一看，并没有摔坏。

面对着出现在手电筒的光芒中的景象，河井惊讶得连呼吸都停止了。他意识到自己来到了一个荒凉的死亡世界。

河井掉进了岩洞，洞里耸立着无数根石笋。在手电筒光芒的照射下，湿漉漉的石笋看上去就象女人的肌肤。

沉重的脚步声在往下面移动。

河井朝岩洞的深处走去。岩洞里冷森森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似的。他发觉自己的脚步声很重，很响，简直有点异样。

岩洞深处也布满了石笋。

河井象一只被钻进窝里来的蛇追赶着的老鼠似的，在石笋之间穿来拐去，拼命往岩洞的深处逃去。

不知往里面跑了多少时间，河井猛地收住了脚步。哟，洞里面还有一个洞！

河井蓦地恢复了知觉；他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

这儿是北上高地。——他想起了自己所在的地方。不知尾形怎么了。自己是与原子能燃料公司的尾形宏重一起来探铀矿的。

前些日子自己搭乘的一架轻型飞机，在返回东京途中发生生产故障，结果飞了一条临时的航线，在那条临时航线上，河井曾经按了一下闪烁计数管的开关。谁知闪烁计数管出现了反应。

因此之故，他和尾形来到了这儿。起先进行汽车探测，最后进入了踏勘阶段。踏勘阶段，他们就露宿在野外。

“露宿？”河井独自嘟哝着。

他的眼前浮现出篝火中的两只目光灼灼的眼睛，浮现出了那只硕大无比的獾子，还有追赶自己的几个小人。